



# 四伯的茂县

□海清涓

说到阿坝，我第一个想起的地方是茂县。是的，不是宝藏城市马尔康，不是“人间仙境”九寨沟，就是茂县，就是地处岷江上游的古羌圣地茂县。

我住重庆，四伯住茂县，我对茂县或多或少的了解，都来自于四伯。在我的记忆中，四伯就是另一座茂县，茂县就是另一个四伯。

四伯是军人，曾在西藏当兵数年，转业后被安排到茂县（那时叫茂汶）工作。几年后，四伯妈和三个哥哥以随军家属的身份从资中农村迁到了茂县城里。经受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四伯，生活在阳光充沛、气候宜人的茂县，说话做事始终保持军人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始终保持退伍不褪色的军人风格。

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四伯每年都要带着四娘和三个哥哥回资中。那时候交通极不方便，从茂县回资中一路颠簸，有时遇到下雨塌方，走一趟要花大半个月时间。尽管回来一趟特别辛苦，但每次回老家，累得汗流浹背的四伯依然带着大包小包。包里装着苹果、花椒、虫草、天麻、川贝、当归、独活、黄芪、羌族刺绣等茂县特产。这些特产大部分用来孝敬爷爷奶奶，小部分给大伯、我们家和一些亲朋。

父亲的哥哥姐姐多，所以家族里侄儿侄女也多，四伯对我这个最小的侄女谈不上有多喜欢。不过，每次见到我，四伯会一口一个“幺女子”，叫得我心里暖乎乎、美滋滋的。

四伯带回来的茂汶苹果，又红又圆，硕大诱人。那些色彩艳丽的茂汶苹果，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美红苹果，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甜红苹果。

四伯带回来的茂县花椒，色泽红亮、醇麻爽口，风味独特。奶奶平时炒菜舍不得用茂县花椒，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肯拿出来放一点点。奶奶说，好花椒留着来客人用，炒的菜好吃还有面子。

四伯带回来的羌族刺绣，寓意深刻、栩栩如生。不管是花鸟虫鱼，还是

飞禽走兽，构图的精巧奇妙，色彩的绮丽纯美，画面的清逸明快，都让奶奶爱不释手。奶奶夸羌族妇女聪明能干，四伯笑着解释，在羌寨，几乎每家的妇女都会羌绣，它是羌族妇女心灵手巧的一种象征。

“四伯，什么是羌寨，什么是羌族？”我从奶奶身后探出头来，好奇地问。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读了一遍王之涣的《凉州词》，四伯呵呵一笑：问得好，幺女子。

于是，我知道了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知道了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知道了羌族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民族族姓记入甲骨文的民族。知道了茂县是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知道了世界唯一的羌文化最大核心展示地——中国古羌城。知道了依山而建挂满羊角的古朴羌寨。知道了清脆高亢苍凉悠远的羌笛。知道了搅团、洋芋糍粑、荞面、土豆烧鸡、羌族土火锅等羌族食品……

兰花烟、蜂蜜酒、砸酒、玉米蒸蒸酒……说到生动之处，不沾烟酒的四伯突然来了几句羌语，让我和奶奶莫名其妙，又忍俊不禁。

自从知道茂县有那么多没有见过的神秘地方，知道茂县有那么多没有吃过的特色美食，我做梦都想去茂县。十岁之前，我有两次去茂县的机会。

第一次是寒假，处理完爷爷的后事，四伯带奶奶和二表姐去茂县。我悄悄问四伯：“我可不可跟奶奶和二表姐一起去茂县？”四伯有些为难，说：“幺女子，你看你还这么小，下次有大人到茂县你再去，或者等你长大了再

去。”四伯不是不想让我去茂县，这次奶奶和二表姐到茂县是长住，二表姐的户口都迁到茂县去了。带我去茂县玩一阵是小事，问题是回资中的时候，四伯和四伯妈要上班，没人送我，把我一个人送上车他们又不放心。看到四伯一家五口和奶奶、二表姐的身影消失在大土坝口，我委屈地大哭了一场。

第二次是暑假，四伯发电报让父亲去茂县接奶奶，奶奶在茂县住不惯要回资中。我缠着父亲，说“爸爸我要去茂县，爸爸带我去茂县。”父亲摇摇头，“幺妹，你太小了，等你大了爸爸再带你去。”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女儿，我相信父亲的话。八岁的我的确太小了，如果路上遇到下雨塌方，带了很多粉条、淀粉、花生的父亲，哪里空得出肩膀来背我呢。十七岁的大姐，不但可以帮父亲背东西，还可以照顾年迈的奶奶。看到父亲和姐姐的身影消失在大土坝口，我又委屈地大哭了一场。

奶奶去世后，四伯回资中的次数越来越少。长大了的我，离开资中，定居重庆一座小城。为生存而忙碌的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圆儿时的茂县梦。后来，四伯退休了。再后来，四伯病逝了。四伯的战友陈叔叔说，三个哥哥都在茂县结婚生子了，四伯本想过几年和四伯妈回资中心安养老，可惜四伯没能等到那一天。年轻时为祖国守过边疆的四伯，生前在茂县奋斗，死后在茂县守护，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有着浓郁羌文化的茂县。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加速建设，川渝两地交通出行越来越便捷，重庆到成都只需要一个小时。如果有机会到阿坝，我一定先去茂县，我要亲自去看看四伯的茂县。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 帮妻子拔白头发

□黄裕涛

“一根、两根、三根”

我把所有的灯都点亮  
再把正午阳光请进来  
我要帮妻子解开团团疑云

一层层扒开，一根根寻找  
我看见了，一堆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个个治疗我风湿病痛的盐姜袋  
一次次孩子叛逆的煎熬  
坚毅和温暖打败了压抑和沉重

我颤栗着双手，一滴滚烫  
烧红了我的双眼  
妻子的头发被烧成一片云朵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冬至时节

□李光辉

这个时候  
正是寒冷的季节  
滴水可以成冰  
冰封大地一片  
冬眠于土层中的蚯蚓  
屈曲而结  
既像一种躺平  
又像一种内卷  
它们的身体  
相互缠绕在一起  
几近蜷缩成一团  
仿佛给自己捆上了  
一根难以挣脱的绳子

而地面上的麋鹿  
却顶着凛冽的北风  
冒着冰凉的飞雪  
在无垠的旷野中  
寻找着食物  
捕捉着机会  
终于，它从偶尔闪现的  
那一抹天光中  
感受到了一丝阳气  
便迅速脱落了鹿角  
如同靴子落到了地上  
让眼前的很多问题  
都得到了化解

与此同时  
冰雪覆盖下的山泉  
听到靴子落地的声音后  
便开始兴奋起来  
不停地吸收着  
来自地心深处的热量  
让自己变得更加温暖  
以便能够及早融化  
覆盖在身上的冰雪  
然后，在解冻的山涧中  
肆意地奔流  
尽情地歌唱  
去拥抱崭新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 打牌有瘾？

□陈刚权

在医院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在老伴的陪伴下从乡下进城，住进了我们同一个病室。

在同一个病室，相互之间很快就熟悉起来，得的是什么病啊？是哪里人啊？摆谈中，得知老大娘有三个儿子，一个住在城里，一个在外打工，还有一个在县内包工程。每天下午不输液的时候，老大娘就一个人待在这里，老伴则到滨河公园里去和老人们一起打牌，今天输了两块，明天赢了三元，看那笑呵呵的面容，好是快乐。住院两三天了，没看见有年轻人来看望过。其实，他的大儿子住的地方与医院只有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输液吃药四五天，老大娘还是感觉饱胀不想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里是外科，你这个病可能要去消化内

科。”老大娘说：“我们不懂这些，只是那一次不舒服，到这里来看几天就好些了。”我说：“你们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不清楚，可以喊家里年轻点的人来安排一下。”“唉！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哪里管得到我们哟。”我说：“像你们这样下去，可能花了钱也治不好病。真的，还是喊年轻人来安排一下。”

老大娘老伴就给附近的大儿子打电话，叫他来看一下他妈妈的病该怎么治疗。半个小时后，他们的儿子来到病室，环视了病室里的人，没有说话，也没有问一句他母亲的病情。他父亲说：“你妈妈的病，治几天了没见好转。他们说我们是走错了地方，该到专门治消化病的那里去。”他们的儿子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在医院里哪里治病不是一样的？只要是医生看了就行。”说完这一句话，他转身就走了。老大娘看到这种情形，躺在床上说：“那就

再住一两天看，稍微松一点了就回去，管他是死是活哟。”他们自己家里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作为旁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是可怜了老人。

夜里，病室里的人都在准备休息的时候，老大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特别激动：“啥子？打牌……脚杆断了……”老大娘再次打电话过去详细询问，才知道：就是上午到医院来那个大儿子，他们一伙人聚众赌博，被派出所查了，逃跑时脚杆被摔断了。

弄清事情真相后，老大娘她老伴一言不发，她却一直在叹气，在埋怨：“老的打，少的打，这下把人打摆起了，就安逸了。”

原来，他们家的男人都喜欢打牌，特别是他们的大儿子，一直爱打牌赌博，没有人管得住。他们的孙子也和儿子一样，喜好打牌赌博，而且是打大牌，欠下了不少赌债，媳妇看到这样的环境没有个尽头，只好离婚了。

第二天，老大娘没有多少话语，简单输了两小袋液后，就办理手续出院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